



军旗飘飘

主编：范 硕

④



吉林摄影出版社

军旗飘飘

(四)

主编：范 硕

吉林摄影出版社

前 言

199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纪念日。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捍卫社会主义的钢铁长城。她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发展壮大，由弱到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创建了不朽的功勋，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其业绩与山河同在，日月同辉。她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在这一光辉节日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为祖国拥有这样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同时，也使我们想起这支人民军队走过的曲折、壮丽的70年历程。

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惨痛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和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随后又爆发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此外，党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和领导了洪湖、黄安、麻城、赣西、赣南、鄂北、弋阳、湘南、桑植、闽西、渭南、南通、百色等100多次武装起义。在人民军队的创建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把革命的星星之火，燃遍神州大地。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围剿，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使革命遭到严重的损失，工农红军不得不进行了举世无双、惊心动魄的远征。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

长江以南奠基于西北，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长征造就了我们党一批杰出的领袖人物，这是我们党逐渐成熟起来的重要标志。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杀敌，屡败日寇，越战越强，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中流砥柱，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在两个阶级的大决战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又进行了伟大的战略决战，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的800万军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由夺取政权转变为巩固国防、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军队本身也进入一个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时期。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把侵朝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家卫国，同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及仆从国的军队殊死战斗，打出了国威、军威，保卫了中国的安全，维护了世界和平。在以后历次保卫祖国边防安全的战斗中，人民解放军都取得胜利，立下了新的功勋。

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组建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以及战略导弹部队等，使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成为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本书全面、系统、准确、科学、真实地记录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辉战斗历程，热情讴歌了人民解放军的丰功伟绩，是献给我军官兵、广大青年学生、干部、工人、农民和各行各业劳动者进行

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是一部弘扬、歌颂我军光辉事迹和革命精神的优秀作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宏大宝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的精神财富。

纪念这一光辉节日，我们更深切地感到，人民解放军 70 年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将功垂千古。人民解放军表现的不畏艰险、战胜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已经突破了时代和国度的界限，在人类活动史上树立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她的行动和精神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正以新的姿态，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事业中，再建功勋，创造祖国更加辉煌的明天。

编者

1997 年 5 月 1 日

出版说明

今年的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一光辉节日，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

本书所收纪实性文献，真实地记录了我军的光辉战斗历程，热情讴歌了我军的丰功伟绩。全书共分10卷，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每卷附有多幅珍贵的鲜为人知的图片，突出了本书纪实性、生动性、可读性的特点。

本书的第一、二卷，主要记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红军不畏强敌、浴血奋战，把革命的星星之火，燃遍神州大地的艰险历程。第三、四、五卷，主要描绘了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中，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杀敌，屡败日寇，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中流砥柱。第六、七、八卷，展示了人民解放军在两个阶级的大决战中，英勇无畏，越战越强，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的800万军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第九、十卷，记录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家卫国，同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及仆从国的军队进行殊死战斗，打出了国威、军威，最终取得胜利的光辉篇章。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准确、科学地记叙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辉战斗历程。是献给我军官兵、广大青年学生、干部、工人、农民和各行各业劳动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的

关怀与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谢。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70 周年。

1997 年 5 月 1 日

目 录

前 言	(1)
出版说明	(1)

抗日战争时期(中)

在反“扫荡”的战火中	聂荣臻(1)
“二将军”	单钦慕(11)
铁道游击队的故事	杜季伟(16)
江南抗战之春	陈 毅(25)
战斗的学校	李公仆(43)
秋风扫顽敌	曾如清(49)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	粟 裕(56)
犄角之争	陶 勇(83)
在盐阜区反“扫荡”的战斗生活	吴运泽(102)
猛将吴焜	陈同生(109)
火烧来安鬼子兵	吴华夺(127)
皖南突围记	曹丹辉(132)
田家会大捷	颜金生(145)
战斗队	黄 烈(153)
狼牙山上	宋学义(161)
复仇	曾克林(172)
雁翎队	张希平(181)
粉碎“囚笼”	曾绍山(191)
樊家窑的石雷阵	王 文(200)
下霍州战“五虎”	肖显旺(208)
风雪中的辎重兵	胡杰选(214)

太行浩气传千古·····	唐万成(219)
沂蒙凯歌·····	黄国忠(231)
笛啷浴血·····	严雨霖(242)
青松长荫马石山·····	宫润圃(250)
痛歼保田大队·····	朱传保(257)
骏马飞腾·····	胡弼亮(265)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铁营大洼·····	秦毅敏(269)

在反“扫荡”的战火中

——“铁壁合围”的破产

聂荣臻

从1941年开始，晋察冀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极为困难的阶段。这个斗争形势的变化，是同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密切联系着的。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壮大，使敌人遭受严重的打击。华北的百团大战，更引起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恐慌，从而把进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也趁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比起抗战初期，敌后的斗争，是更加紧张、复杂、剧烈、残酷了。这一时期，我们同敌人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扫荡”与反“扫荡”的殊死搏斗。

从晋察冀根据地的创立开始，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地区从未得到过安宁，它对根据地的进攻和“扫荡”，也从未停止过。在同敌人几年血战的历史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进行反“扫荡”斗争的经验，有了对付和打击它的办法。这里，我简略地谈一谈。

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不足这个致命弱点，要对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并不那么容易，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准备。要增加兵力，要屯积粮食，要部署军队，还要抓许多的民夫，为它承担给养运输。它要搞小的“扫荡”，还容易些，大的“扫荡”，就不能经常搞。冬天，它怕冷，出动比较少一些；夏天，在青纱帐，我军以此为掩护，它有顾虑。它的“扫荡”，一般以春秋两季为多，更多的是在9月到10月间。它选择这个时机，一来青纱帐

已倒，便于搜寻我军踪迹，二来庄稼刚刚收获，便于抢掠粮食。我们掌握了敌人“扫荡”的规律，并不感到怎么紧张。那时，我们规定5月1日发单衣，9月1日发棉衣。其实，9月初还不需要穿棉衣，为什么提前发？就是为了应付敌人的“扫荡”。部队换装的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现在，最初还是为应付敌人的“扫荡”安排的。

敌人要进行大的“扫荡”，就要深入根据地的腹地，这样，它的兵力补充和给养供应，就很难解决。这就决定了它“扫荡”的时间不能很长，顶多两三个月。如果再持续下去，供应线就不灵了。况且，天气越来越冷，很利于它的作战。我们抓住敌人不能持久这个弱点，每逢它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就同它周旋，顶多几个月嘛，无非是搞一次大旅行，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经常对同志们回忆说，抗战期间，虽然处在敌人四面围困的环境中，条件很艰苦，但是，我的心情始终不感到紧张和焦虑。因为，我们同敌人打交道多了，知道它的“扫荡”没有什么了不起。

敌人的“扫荡”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寻找我们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特别是军区司令部指挥机关。既然敌人有它“扫荡”的重点，我们的反“扫荡”也有防御的重点。我们的首脑机关要尽量精干灵活，要学会能走，“走”就是防御。不能设一个什么阵地，在那里固守。有人觉得游击战争不存在防御问题，不是的！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走，是一个很有艺术性的问题，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你要能安全地走出去，并不是容易的事。要寻找敌人的空隙，要善于在敌人的包围圈里穿来穿去，要看准了才走。你爬那个山头，我上这个山头；你追到这边来了，我又转到那边去了；同敌人“捉迷藏”，始终同它保持一段距离。万万不能朝敌人开的口袋里钻，那是要吃大亏的。游击军的司令员王溥就是钻进了敌人的口袋，损失很大。当时，日本侵略军机械化部

队也不多，即使是机械化部队，或者骑兵，在我们所处的山岳丘陵地区是很难展开的。所以，它也得靠两只脚走。它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它一般是白天来，我们把情报搞准了，白天隐蔽休息，晚上走，反而拖得敌人疲惫不堪。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同敌人硬拚。硬拚，是对付敌人“扫荡”的一忌。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军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队。从未同敌人直接遭遇过。每次反“扫荡”，边区党政民机关团体都是随我们一起走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带着那么多人，不便于同敌人打，一打就要遭受重大的伤亡。所以，必须避免硬拚，要及时撤退，及时转移。敌人挖空心思捕捉领导机关的目标，每次都扑空了。有一次，他们朝寨北的目标“扫荡”，我们早转移了，敌人一气之下，把部队修的厕所也烧个净光，可见恨我们之深。

粉碎敌人的“扫荡”，不仅要着眼于“扫荡”来临之际，更要着眼于平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就多次强调：部队在一个地方驻下来，一定要准备战场。我们根据这个经验，在晋察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平时就认真进行了战场建设，搞好作战准备。对地形的勘察，是各级指挥员和作战、侦察部门平时的任务之一。各指挥机关、战斗部队一般都能做到行军不找向导，作战不靠地图，即使在狂风暴雨之夜，也不致迷失方向。粮食、弹药、鞋子、药品等的分散贮存，使长期反“扫荡”分散活动的部队，到处可以获得补给。我们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通信情报网，它是由军区统一规划，由各军分区分别建立管理的，并在群众中扎了根，广大群众都是我们可靠的情报员。敌人开始在铁路周围屯积粮食了，情报立刻送到了我们手里，就可以根据敌人屯积粮食的多少，来判断这个“扫荡”的规模。粮食屯积得愈多，规模就愈大，我们就据此作出反“扫荡”的部署。边区四通八达的电话线，特别是战时的秘密电话线，保证了我们在反“扫荡”战斗中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指挥部队，同敌周

旋，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敌人呢，向导找不到，道路不熟，它只能像瞎子和聋子一样，陷在我们设置好的重重泥潭之中。

在反“扫荡”的战火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危险？有没有出现过极为紧张的局面呢？危险和紧张还是有的，这就是1941年秋天日本侵略军对北岳区大规模“扫荡”的那一次。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宣布成立。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急欲肃清我军，以便有一个稳定的后方。1941年5月，日军在中条山战役中，又击溃了国民党军队20多万人，能抽调部分兵力用于华北敌后作战。这样，向我举行空前规模“扫荡”的形势，就越来越迫近了。此时，敌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多田骏因“囚笼政策”的失败被撤职，由冈村宁次继任总司令。这个被称为“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曾是屠杀我东北同胞的有名刽子手，他到华北一上任，便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即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对各根据地实行野蛮残酷的“三光政策”。他上台后的第一着棋，是立刻集中了5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另有一部分伪军，共计7万兵力，首先向我北岳区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模”。他把这次战役称为“百万大战”，意思是要报复我们的“百团大战”。在“扫荡”之前，冈村宁次做了周密的部署，在根据地边缘地区挖封锁沟，设封锁线，筑碉堡，建据点，不断以小的“扫荡”进行分割、封锁、蚕食。

根据敌情的重大变化，军区在7月下旬发出了反“扫荡”的训令，要求全区部队进行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冈村宁次组织这次大“扫荡”，主要企图是消灭边区和各分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术，分三个步聚“扫荡”北岳区。第一步，是分进合击，妄图

将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合围于长城两侧加以歼灭。结果，因我主力转移，机关疏散，敌人除了困惑与疲劳之外，什么也没有捞到。第一步扑空之后，敌人便展开了第二步，对北岳区进行全面的“分区扫荡”，结果遭到我外线部队与内线部队的夹击，伤亡惨重。敌人的两步如意算盘破产之后，便开始了第三步，以重兵向边区的中心分进合击，企图聚歼我们的领导机关和主力。我们遇险，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反“扫荡”一开始，军区领导机关没有离开中心区，这一方面是指挥全局的需要，一方面也为了吸引敌人，好让我们的主力和各分区的部队，跳到外线去自由地打击敌人。我们只是命令一分区派出一团（缺一个营），由团政委陈海涵、副团长宋玉琳、团参谋长晨光同志率领（团长邱蔚同志当时因病没来），到军区机关所在地，保护机关的安全。在这次反“扫荡”中，这个团一直跟着军区机关行动。

到8月下旬，当敌人把主要目标指向中心区的时候，我便带着军区机关，由娘子庙朝西南方向转移。我们到达阜平西北马驹石村时，刚通知部队宿营，敌人的飞机发现了目标，立刻进行空袭，炸伤了几个同志，司令部的刘显宜同志也受了伤。当时，敌人把大大小小的道路都封销了，冈村宁次还搞了一些鬼把戏，伪装撤退呀，空投假命令呀，制造种种错觉，企图迷惑我们，聚而歼之。我原计划带领军区机关南渡沙河，跳到敌人的包围圈外面去；刚过沙河，便遇上了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机关的队伍，原来敌人在沙河以南一线设下了层层包围圈。我马上决定，由军区机关保护分局、北岳区党委机关，再折向沙河以北。到达沙河北面的雷堡（当时名雷部）时，又碰上转移到这里的边区政府机关，过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又发现了我们，开始连续轰炸，情况显得非常紧张。

雷堡在阜平以北15公里，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这

时候，侦察员的报告，情报站的电话记录，一个接一个地送到我手里。东面，敌人已经到达距雷堡5公里的柏崖；西面，敌人已占领安子岭，距雷堡不足10公里；北线敌人，已进到与雷堡仅一山之隔的段家庄；南面的敌人，也到了马栅、温塘一线。我们处在了一个东西南北都陷入敌人重兵合围的圈子里。如果只是军区机关，应付这种情况，问题不是很大。可是，眼前有边区政府、晋察冀分局、北岳区党委、抗大二分校、北岳区党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近1万人，都是后方机关人员，而且带有许多行装马匹。打不好打，你一打响，各路的敌人会立刻靠拢过来；走也不好走，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怎么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过去呢！原地不动？一旦受到敌人的合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敌人的飞机怎么总跟踪我们呢？马驹石第一次被炸，雷堡第二次被炸，敌人对我们的行踪捕捉得为什么这样准呢？“嘀嘀嗒嗒”的电台呼叫声，不由得使我猛醒。唉呀！恐怕问题就出在电台上。司令部的几部电台，始终同各分区保持着联系，特别是有一个台，专门同延安联络的。敌人很可能熟悉了我们的呼号，知道这个军区首脑机关的电台，测定了我们电台的方位，准确地找到了我们的位置，然后它的飞机就来轰炸，部队就尾随我们进行合击。想到这里，我立刻把司令部侦察科长罗文坊同志找来，向他交代说：“敌人很可能通过无线电测向，找到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就给它来一个将计就计，帮助敌人坚定合击的决心。军区电台很快要停止对外联系，由你带一个小分队、一部电台，到雷堡东边的台峪把电台架起来，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罗文坊立时明白了我的意图，他说：“给敌人继续留个空中目标，造成错觉，要它向我们几十个人合击，继续把他们拖住。”我说：“正是这样。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你们一定要做到：既要使敌人向你们合击，又要叫他的合击扑空；既要使敌人跟着你们走，又不能叫它追上你们。”罗文坊率领50人

组成的小分队，带着电台到台峪去了。入夜之后，我们这支近万人的队伍，悄悄开始穿插，擦着段家庄的南山脚，在离敌人不足0.5公里路的空隙中，从它眼皮底下，秘密迅速地向西运动。

罗文坊带领的小分队，用电台迷惑敌人成功了。敌人的飞机开始轮番轰炸台峪，各路敌军也以进攻作战队形，向台峪逼近。我们一夜插出40公里路，中间经过阜平西北角的丁家庄，就是我们从原平开往平型关时经过的那个村庄。两次经过这个村庄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在这里，我下达了军区电台停止对外联络的命令，然后继续前插，到达常家渠，那天正是9月2日。

常家渠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它的南侧，虽然紧邻着阜平到五台的东西大道，但村庄隐蔽在山沟里，四周山山相连，道路不熟的人很难进来。这条山沟，两面的大山很高，中间仅露着一线天空，敌人的飞机侦察和轰炸都很困难。我们就在常家渠隐蔽下来，等待时机。这是敌人没有料想到的。

为了不再暴露目标，我命令各部队各单位分别隐蔽在山沟两侧的巨石下，草丛里，一律不准烧火做饭，所有电台继续停止对外联络，外台不论如何呼叫，不准回答。因为，敌人虽在台峪造成错觉，但情况仍然是严重的，我们依然没有跳出拥有2万敌军的合击包围圈，集结在阜平至五台大道上的敌人主力，距我们隐蔽的常家渠仅5公里路。日军派出的小股搜索部队，有时同我们的哨兵只隔一个山头，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

这么一条小山沟，仅有几户人家，不说别的，近万人的吃饭就是个大问题。多亏我们平时的工作做得扎实，老百姓把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了，热情地对我们说：“山沟里凡是可能吃的东西，同志们尽管吃。”结果，山坡上的地瓜、南瓜、生玉米，都成了我们的食粮。各单位给老百姓留下了足够的粮票，以便反“扫荡”之后，由政府归还。

在严重的敌情面前，我们不能久拖不动。因为，军区的电台

停止对外联络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各分区的电台，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呼叫。敌人的北平电台广播说，“聂荣臻总部的电台已被英武的皇空军炸毁了”，“今天已是第三天听不到聂总部电台出现了。”我知道，中央和总部关心着我们的处境，各分区也要及时联系上，常家渠不能久呆，需要迅速跳出包围圈。事后，我才知道，那几天，因为延安电台呼叫不到我们，中央很焦急，总部也很着急。这么大规模的“扫荡”，搞不到我们的情况，很担心啊！延安发出电报，要总部和晋冀鲁豫方面支援我们。由于我们及时摆脱了敌人，他们的行动也就停止了。

为了迅速跳出敌人的“铁壁合围”，在常家渠，我们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为使以后行动轻便灵活，各机关学校分散行动，部队进一步轻装，除分局、边区政府与北岳区党委等主要领导同志随军区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其余人员均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分散活动。军区机关仍按原来的计划，转向四分区西部滹沱河岸地区机动。

9月5日黄昏，部队从山上的树林丛中集合出发了。只走了五六里地，便发现由阜平来的敌人正顺着大道向西开进。如果再向前进，就要与敌人遭遇，我马上命令部队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

9月6日黄昏再度出发，但情况又变了。由阜平向西运动的敌人都宿营在大道上的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村庄。我们穿插正要经过这一线，被敌堵塞，于是又决定原道返回。

9月7日，经侦察发现，在通龙泉关方向有个小小口子，敌人白天来，晚上就撤了。我们就利用夜间，部队与机关的数千人马，从这个口子顺利地插了过去。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三进三出常家渠”。出了这个口子，我们就跳出了敌人在阜平至五台一线设的大包围圈。

这时，我了解到，二分区那边还有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我们决定不走大路，穿行在荒山野岭间。从龙泉关南出到漫山，又